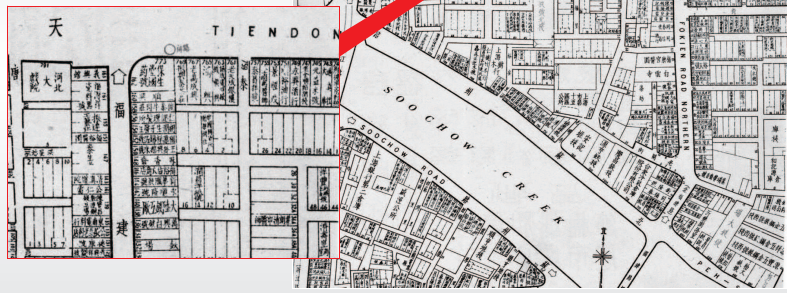


八旬老人撰写回忆录，给家中年轻人讲述昔日里弄街市的「烟火生活」

天潼路761号！岁月变迁中的城市记忆

“在上海这座繁华都市的版图上，天潼路，这条东起黄浦路、西至浙江北路，全长约1600米的街道，自清朝起便缓缓铺陈开它的故事。其中河南北路至浙江北路的600米路段，曾是商户云集、热闹非凡的“天潼路街市”，与当时的悦来坊、德安里、泰安里、慎余里、延吉里等里弄交织成一幅描绘市井百态的老上海“清明上河图”。如今，岁月流转，昔日的“烟火老街”已然旧貌换新颜，但在天潼路761号、原“老天成银楼”的后人葛文浩先生所著的回忆录里，往昔的岁月依然鲜活生动。（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） ◆记者 颜静燕



葛家兄弟姐妹四人和家人的合影，右一为葛文浩

1947年出版的《上海市行号路图录》(上册)，第二十五幅图收录了葛文浩家的“老天成银楼”门牌号码(图中右上角红色箭头处)

务实的人生智慧 “螺蛳壳里做道场”

上海寸土寸金，老上海人的居住空间往往十分局促，“螺蛳壳里做道场”便是对这种居住状态的生动描述。在天潼路761号的葛氏旧居，这一点体现得淋漓尽致。

年近八旬的葛老先生回忆道：“我家那栋楼是上下二层，坡顶下还有个假三层。因为父亲要开店，就选了这沿街面的房子。”一楼作为店铺，承担起家庭的经济责任。店堂朝北，偏东入口是两扇玻璃弹簧门，另一边宽大的玻璃橱窗内陈列着商品，还装有彩色霓虹灯，店门上方“老天成银楼”五个木制粉金大字，在当时也算气派。店内，长长的玻璃柜台后是一排木制玻璃货架，摆满了银器制品。

而楼上的居住空间，则被一家人巧妙利用。为了增加空间利用率，葛家在楼内搭了三个阁楼。底层客堂间层高较高，便搭了一个“二层阁”，虽然阁楼层高仅1.3米左右，人进去都站不直，但也能存放一些杂物。三楼楼梯间上的阁楼作为保姆的住房；二楼楼梯间半平台上的阁楼，可从亭子间出入，设计巧妙。“我上中学的时候就睡在这个阁楼的铺板床上，虽然只有3平方米多一点，但安静温馨，看书、学习没有干扰。后来我结婚，新房就在这个亭子间，这个阁楼可帮了大忙，既能住人又能堆物。”

这种对居住空间的极致利用，不仅仅是一种务实的生活态度，更是在有限条件下积极追求美好的人生智慧。就这样，在不大的空间里，一家人的生活有条不紊地展开，每一寸空间都被赋予了多重意义，承载着日常的酸甜苦辣。

远亲不如近邻 吵架和互助都是常态

石库门弄堂地方小，由于历史原因，往往一个单元里要住上几家人。公共空间的拥挤，导致邻里间难免会有摩

擦，吵架也时有发生。但吵归吵，左邻右舍间的互相帮助也是常态。

“我母亲常说‘邻居碗对碗，春着盘对盘，远亲不如近邻’，生活中真的就是这样。”葛老先生颇为感慨地说：“住在我家隔壁过街楼上的嬷嬷就是一位热心的邻居。我父亲去世时，她天天来家里安慰母亲，帮忙料理后事。”平时葛母生病，她也会前来探望，还教给葛先生按摩太阳穴缓解头痛的方法。“我现在头痛的时候，还会用这个方法，一用就想起过街楼嬷嬷。”

葛家四个兄弟姐妹相继成年后，或去外地求学，或由单位分得住房，陆续搬离了761号。在葛母独居的那段日子里，得到了许多热心邻居的照顾。“765号楼上的亭子间姆妈常帮我母亲买米、买菜，她家里包馄饨总会端一碗给我母亲。我母亲离开天潼路搬去和孙女一家住之后，还常常念叨她们。”对面2号楼的陈阿姨，也经常帮葛母洗衣服、被单。而葛文浩和二姐，也会以各种方式向邻居们还礼致谢。

葛家大哥结婚时，邻里间的情谊更是被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婚宴订在国际饭店，前来贺喜赴宴的邻居就坐了一桌多。大家纷纷前来帮忙、出谋划策，那份热情就像自家孩子结婚一样。

这种邻里间的温暖人情，在天潼路的弄堂里弥漫开来，成为居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也让这条街道充满了浓浓的人情味。

好氛围的激励 烟火气与书卷气共存

有意思的是，天潼路不仅满是烟火气，文化氛围也十分浓厚。泰安里周边的山西北路、三泰街上多有旧书店、书摊，而天潼路、福建北路路口的玉茗楼书场更是声名远扬。葛文浩回忆：“小时候，我姨夫杨仁麟是著名的评弹演员，以说长篇弹词《白蛇》享誉书台，号称‘蛇王’，很受听众喜爱。”那时的玉茗楼

书场，常常座无虚席。上海评弹团的著名演员们在这里演出，吴君玉的评话《桥龙彪》、张鉴庭和张维贞合说的《红色的种子》、蒋月泉和余红仙搭档的《夺印》等，场场爆满。书场门口霓虹灯亮起“客满”大字，大厅内播放着经典唱段的唱片，二楼书场内座无虚席，座椅是舒适的藤椅，还免费供应茶水。“书场散场后，听众们流连忘返，聚集在门口送评弹名家乘上三轮车离去，演员们也会客气地向听众告别。”

加之天潼路上名流辈出，如经济学家薛暮桥、著名美术教育家颜文樑、沪剧名家王盘声等，都曾在这里住过。在这种氛围的浸润下，尽管葛家父母文化程度不高，但他们十分重视子女的教育。“父亲曾用多年积蓄在宁波老家购置了900平方米的宅子，打算回乡办学，以圆自己小时候没能读书的遗憾。”只可惜后来葛父突发急病英年早逝，办学之事不了了之。“父亲去世后，母亲靠着出租店面，变卖家具、首饰、皮货等贵重物品，帮大哥办了婚事，供我姐和我上学。”

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，兄弟姐妹四人都努力学习、各有所长。大哥喜欢文学，就读于民治新闻专科学校，毕业后在出版社工作，是中国索引学会的创始人；大姐从西北工业大学毕业后从事飞机制造工艺设计，后回到高校从教，被聘为副教授；小姐姐和小姐夫分别从天津大学和上海交大毕业，后双双调入宝钢集团，参与了宝钢初期的建设；葛文浩自己则于1966年从市北中学高中毕业，1968年年底被分配至一家木器厂当工人，1978年恢复高考后考入同济大学，从事建筑设计工作，并成为高级工程师。

“家里兄弟姐妹都自觉要求上进、努力学习，哥哥姐姐为我树立了榜样。我虽然没有大的理想，但就是想着把每一件事做好。在好学校里，有好老师、好同学，这种氛围也促使我不断努力。”葛老先生说道。

岁月留痕 天潼路的变与不变

回溯往昔，天潼路那店铺林立、包罗万象的丰富业态，曾是老上海繁华市井生活的生动写照。从河南路往西，各类店铺鳞次栉比，从服饰鞋帽到五金面料，从珠宝银楼到文房四宝，还有菜场、酱园、米行、茶馆、浴室、理发店，甚至连药房都有中药、西药之分。“老百姓的‘开门七件事’，在天潼路上都可以办到。”

这些店铺中，尤以各类小吃肆令葛文浩念念不忘——绿源斋的咸豆浆和生煎馒头、老万成兴的糕团点心、五福馆的苏式面点……“我小时候还经常去菜场边上的南货店，买五分钱的蜜饯，有时花一角钱可以称一两花生牛轧糖，够我吃几天了。”

如今，天潼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曾经的烟火气被折叠进了现代时尚的摩登商业群中，吸引着年轻人前来打卡。

然而，无论天潼路的街区风貌如何变幻，在葛文浩心中，天潼路上那些不变的人文记忆才是最珍贵的。“虽然天潼路的样子变了，但那些溶于烟火气中的美好品格一直都在——充分利用空间的生活智慧、邻里间的温暖互助、对子女教育的重视，都丰富了上海这座城市的内涵。”而这也是他提笔撰写回忆录的初衷之一——“留给家里的年轻人看看，他们的前辈是怎样生活的。”葛老先生说，自己离开天潼路将近40年了，凭借记忆中亲身经历的所见所闻完成了这篇2万余字的回忆录。“当然，时隔多年，记忆不一定百分百准确，如有谬误，敬请指正原谅。”

天潼路的故事，是上海众多街区道路发展变迁的一个缩影。它见证了上海从过去到现在的变化，涵养了这座城市的品格。而这些品格，将在岁月的长河中熠熠生辉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上海人在这片土地上努力奋斗、传承美好。